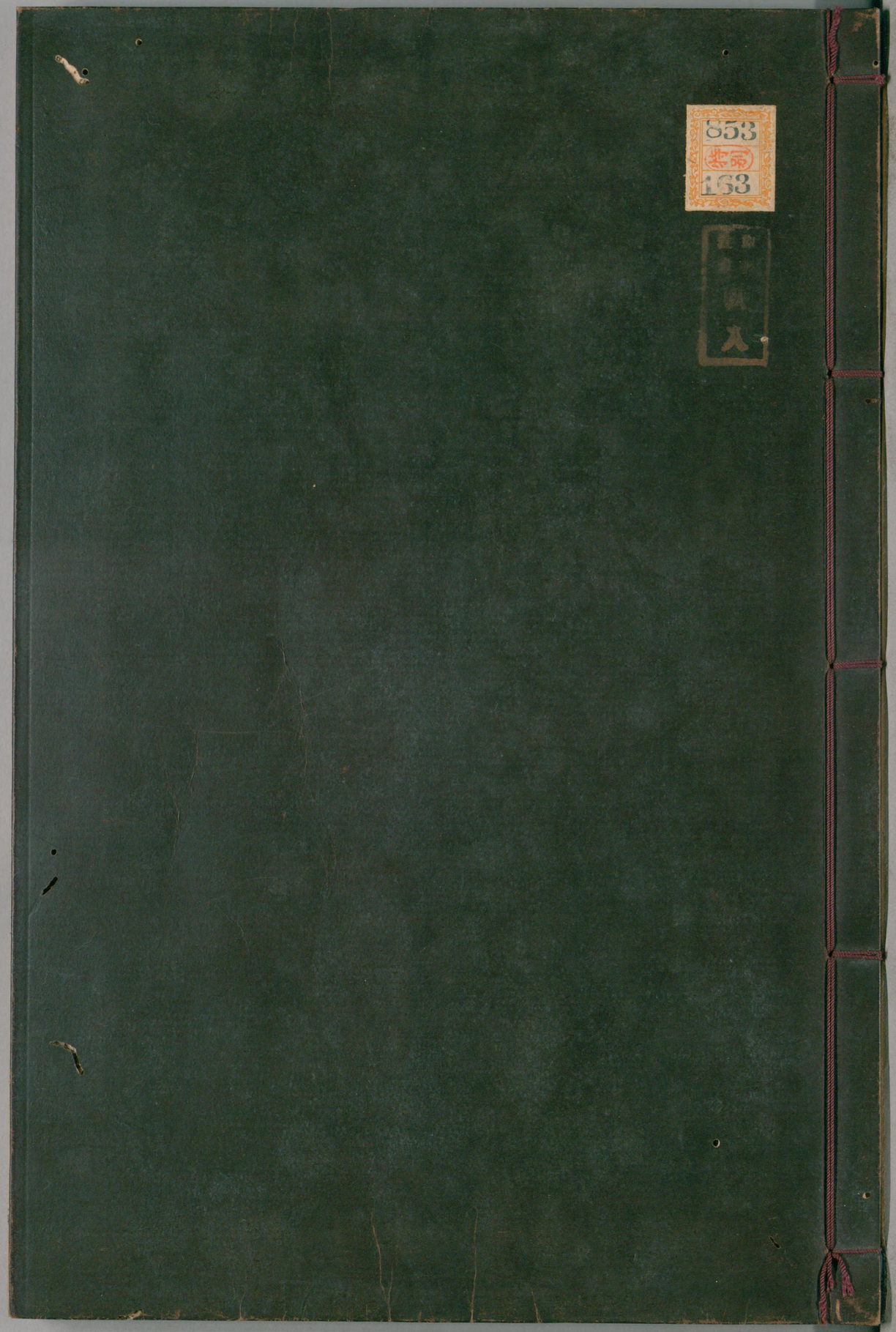

853
16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祗畏。苟不知祗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爲憂。患失者。以寵利爲樂。所存大不同也。

新安陳氏曰。居寵之寵。即指祿位言。利祿與危辱爲隣。甚可畏也。思其危。則畏懼不暇。何敢驕侈乎。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龐。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爲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爲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脩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陳氏經曰】人能推讓樂善故也。不能推讓忌嫉故也。九官相讓。衆賢和朝。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安有不和者。我忌嫉人。人必忌嫉我。交相忌嫉。何有於和。○【董氏鼎曰】因所稱舉之賢否。益足以見我之賢否。則推人之賢。乃我之賢也。讓人之能。乃我之能也。爲人臣者。以是觀之。必無妬賢嫉能之事。賢者有所勸。而不肖者亦可以自警矣。○【新安陳氏曰】以上成王畫一。以教戒卿士。言言精當。脫佶屈聱牙。而得此。猶芻豢之悅口云。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音亦

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勑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勑也。【宮氏曰】訓戒既終。復提要總告之。各敬爾官。以洽爾政。即前所謂欽乃攸司也。統而言之。惟在於

輔君以永安民耳○陳氏大猷曰前言阜成兆民指當時言此言永康兆民期於永久也○董氏鼎曰唐虞建官庶政和萬國寧我周建官庶政之和亦若是則我周萬邦之寧者其有厭斁乎此成王歸於宗周不暇他及而汲上於董正治官以國家紀綱所係根本所關至不輕也○陳氏雅言曰成王訓迪厥官之末發為嗟嘆之辭呼三事大夫而告之蓋總上文六卿百執事之人而申戒勅之也蓋謂爾之所有官也不可以不敬尔之所有政也不可以不治敬則無怠忽慢易之失治則無瘝曠廢弛之憂則為能佑佐乃辟以永康兆民矣蓋天下之民其數有兆飢者欲食寒者欲衣勞困者欲求休息而永康者尤未易也所以任永康之責者在於君所以分永康之任者在於臣官雖有不同政雖有或異然所以佐佑乃辟永康兆民者則無或殊也兆民之衆而果能使之永底於康則萬邦之廣親附愛戴者豈復有厭斁之心乎此以安民無窮之效期之也成王於此期之至訓之切而歎之深茲善於命官者歟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録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夏氏曰必封國為君故稱君○李氏曰亦猶君奭君牙稱君貴之也○鄭氏註中庸云君陳周公子○葵初王氏曰觀篇中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與畢命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語意畧同不見君陳為周公之子使是其子則當如微子之命云殷王元子乃祖成湯康誥云朕其弟酒

誥云乃穆考文王。蔡仲之命云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此書中命躰大抵然也。今不曰爾考周公。而但與畢命同稱周公。若言他人耳。周公以王叔父有大勳勞於天下。安有命其子以繼父職。獨無一語及父子相繼。以寵之乎。○呂氏曰此篇戒勑之詞。與畢命輕重不類。見君陳蓋新進者也。○李氏舜臣曰周公化商民。已無不盡。繼其後者。不必創為新政。以駭之。惟一循周公軌轍可也。故王命君陳。三舉周公之訓以告之。今但一遵周公之訓。無忿嫉。無求備。有忍從容。則東郊之民。耳目不駭。常如周公之在其左右。安靜帖息。可前上也。此命君陳之大指也。宜康王曰。惟君陳克和厥中。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呂氏曰令德。即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者。所以措其德之實也。○西山真氏曰惟孝者必友。不友於兄弟。則滅其親之心。非孝矣。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必兄弟和而後父母順。友之關於孝。蓋如此。○陳氏曰商民難化。由於民彝泯亂。王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正其本。又曰。王化頑民。不求威猛剛克之臣。而屬之

孝恭孝友之君陳仁哉○新安陳氏曰治洛化商民為重故君陳畢命皆曰尹茲東郊保釐東郊其任一也孝恭之恭其德性本敬也敬哉之敬加敬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保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沒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

然聽順也○新安陳氏曰民深懷周公之德苟君陳一下事物一一法少異於公之舊則化商之觀聽疑駭民不可得而治矣○新安陳氏曰少異於公之舊則化商之要莫大於法周公二爾今所司即周公之舊所司也周公之訓即公舊日所以師保萬民者也繼公所司之職以化公所化之民豈可少異於公之訓乎曰慎曰懋上文所謂敬哉者莫大於是○陳氏雅言曰遷啟頑民于洛周公實師保之謂之師則所以養之者至矣周公教養斯民之至故民懷慕周公之德今周公往矣命君陳往繼周公之任丕茲東郊之民所居之職前日周公之職也所理之民前日周公之民也繼周公之職治周公之民其道豈在他求哉亦惟率循其常法勉明周公之訓而已蓋周公舊訓即所謂常法也周公既沒民之思慕惟在於周公我既能以周公之道待彼彼亦安得不以周公之道待我哉此民懷其德與惟民其乂雖有敘已往期方來之不

同然其為效則一而已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誥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為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

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聲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去聲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悉井反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昔各反然萎爾乃結反徒為陳迹也故勉之以用

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去聲於斯

陳氏曰治本無馨香然善治之極則曰至治馨香協氣休聞之所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愛也惡政之極則曰刑發聞惟腥醜聲穢德之彰聞猶腥臭之旁達而可惡也故善譽謂之流芳惡聲謂之遺臭神聰明不可欺故曰神明○林氏曰德之昭明發為至治至治之馨香即明德之馨香合而為一者也使但黍稷之苾芬可以為馨香則隨之粢盛豐備虞之享祀豐絜亦可以感神明矣王意謂德之馨香尚能感神豈不能感化商民哉式時猷訓孜孜無逸豫上文所謂懋昭周公之訓者即此是也

○陳氏經曰至治之馨香非以黍稷以明德也有其德有其物則假物以薦德之馨非專在物也有其物無其德則物徒物耳論馨香之效至於感神明極所以馨香之本又根諸明德有是德則有是治有是治則有是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應○董氏鼎曰益贊禹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周公化商之訓曰明德惟馨感於神明幽遠難通莫天與神若猶可以德感動況苗民商民乎周公與益之言其意同也○陳氏雅言曰周公之訓惟在於明德法公之訓惟在於篤敬能明其德則治無不至能篤於敬則德無不明明德者致治之本篤敬者明德之功至治之極雖神明之難感者猶且感之況殷之頑民乎即所謂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者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

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陳氏大猷曰戒哉戒其勿如凡人也○董氏昂曰秉彝好德誰無是心故未見聖若不克見者凡人皆然而志氣昏惰不能自疆者又多見聖而亦不克由聖也孔門弟子朝夕遊從尚有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之歎況他人乎然學者不得為聖人特一身之病耳君陳繼周公之後撫周公之民而不能用周公之化殷禎苟有不服豈不大為國家之病乎又爾所當戒也風之動物也妙於無迹草之從風也亦不知其然而然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誠在君陳自求之周公而已○陳氏雅言曰凡人之情未見聖則惟恐不能見聖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既見聖則又不能由聖者氣稟物欲之所蔽也君陳親見周公之聖往繼周公之任其可不以常人徒然慕聖人之情為戒哉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此喻夫德化之速猶易所謂神而化之者君陳能式時周公之訓不至如常人之不克由聖則民將待周公者待我風行草偃之速有不足以喻其從化之易矣此申言上文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之意而反其辭以戒之喻其效以勉之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師衆虞度達各反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

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音抽）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都玩反）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陳氏大猷曰。周公之訓所不可易。至於政。則謹始和中。由俗而革。或當廢。或當興。必出謀之國人。入謀之左右。○呂氏曰。廢興者。非更革周公之法。蓋故事舉措之間。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陳氏雅言曰。事有當廢。事有當興。即所圖謀之政也。虞之於人。繹之於己。即能致其難者矣。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入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

此其所以爲成王歟。〔陳氏大猷曰〕臣人。猶言人臣。○〔王氏炎曰〕良言其善。顯言其善之昭著也。○〔呂氏曰〕此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也。君陳平昔謀猷入告。及既施行。則澹然不有。前日尚忘己之善。而皆歸之于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乎。○〔西山真氏曰〕善則稱君。含美從王。此兼乃人臣自處者所當知。若君以是語其臣。則不可也。漢高祖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衛尉深非之。衛尉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爲萬世法。呂氏說亦回護之辭耳。○〔新安陳氏曰〕此承上文謂謀於衆審於己。而有嘉謀猷。則入告爾后於內。尒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非特善則稱君。臣之義當然。以善言上聞。而君不我違。使得見之於行。非有德之君。不能若此。此乃人臣宜上德意。以明示於衆也。成王非欲臣之譽己。蓋欲君陳審謀猷。以見之設施。庶幾君蒙其歸美。而臣遂其良顯耳。又按成王此言前此聖帝明王未有是也。葛真之疑。亦未爲過。蓋恐啓導諛之漸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七反恭容以和

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

然寛不可一於寛。必寛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也。

呂氏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引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時。大躰固當寛。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制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内。斯其所以和也。又曰。寛而有制。從容以和。此最難。常人欲為防閑。則多失之迫切。無和氣。此雖寛而有制。雖有制而能和。○孔氏曰。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夏氏曰。上文言周公之訓不可不遵。然未言今日治商民當如何。故此及之。無依勢。至以和。此言商民不犯法者。待之當如此。其下則言不幸入於法者。待之當如此。姦宄敗亂。又非此比。故三細不宥。○陳氏雅言曰。成王於此。非以周公之訓為未弘。蓋持循繼守之道。非奮迅作

興其力。則必今日之治有未至。而視前日之成為有歉。故以弘周公丕訓為言。勢我所有。不可依之以至於作威。法我所用。不可倚之以至於以削。苟毫髮之不得平。即為非所當用。此戒之以所當慮之事也。寛固得衆。然不可失於縱。而必行之有制。和固為貴。然不可失於流。而必出於從容。苟毫髮之或過于中。即為陷于一偏。此勉之以所當為之則也。上文告以廢興。恐君陳易於変易。故此復戒之以弘周公丕訓。君陳之政。以寛和為至。故下文皆反覆言寛和之意。作威以削。此寛和之反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辟並音字辟字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狥己。此則慮君陳之狥君也。

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陳氏經曰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不徇君而徇理之中可也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苟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狃女九反于姦宄音舉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音扶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陳氏曰頑不率教者不可忿疾之率教者則當與拔之然不可以求備下文分言之必有忍至德乃大即無忿疾于頑之意簡厥修至率其或不良即無求備之意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林氏曰】忍者勉強而行人與己猶三容者自然而然人已渾乎為一矣自有忍而充於有容則忍之迹泯而廣大之德成矣又曰勾踐於吳太王於狄忍也使其不忍則趣亡矣其何以濟湯之於葛文王於昆夷容也包之度內若天地然孰得而測度之非德之大而何○【侯氏曰】無忿疾於頑有忍者也無求備於一夫有容者也○【陳氏傳良曰】習忍可以至容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氏曰脩謂其職業良謂其行胡孟反下同義職業有脩與不修當簡而別必列反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林氏曰】殷民雖染紂之惡然亦薰陶于周公之訓故有修者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以其或已化或未化故也○【陳氏大猷曰】修者方修于善良者已進於善○【夏氏曰】修者簡別之不使與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簡別之不使與修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選其能自修而至於為良善者進用之則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飾而至

於良善是進其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新安陳氏曰〕修不修皆可簡別故不修者亦以簡言惟良者可進用故不良者以率言此其立言所以不同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其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堅堯反）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爲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咲貌之所能爲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明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

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孔氏曰】民不從所令而從所好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夏氏曰】向之厚者雖化而為薄而其本厚者未嘗不存爾能敬典在德以化之民無不變薄為厚而躋於大道者○【呂氏曰】化之溥福之厚名之長所以致之不出於敬典在德而已東郊之命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之以實始終一實也○【張氏曰】觀康誥所言商民父子兄弟之倫如此風俗之薄可知君陳欲藥其病惟敬典在德而已人君不言福風俗淳厚偕之大道此人君之福也○【鄭氏景望曰】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成王自謂膺受多福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康王亦自謂膺受多福成康言福皆以商民之化為說然則民俗趨化非人君受福之實乎天保報王受福之詩也其讚曰群黎民姓徧為爾德詩之意即成康之意○【陳氏經曰】民變其舊俗而後進于大道允升大猷則化頑成仁反薄歸厚矣○【新安陳氏曰】敬典在德

是能謹其所好時罔不變是即從厥攸好也商民未化原於昧天叙之典惟敬天叙之典可以化之敬典在德以化民惟令德孝友之君陳能之君陳厚於天叙之典久矣成王即其所素履以勉之也其成和中之化也亦宜蓋德者化商民之本敬者又以德化商民之本始曰命汝尹茲東郊敬哉終曰爾克敬典在德始終一敬而德有諸己矣德有諸己而商民可化矣一篇綱領中之綱領捨敬吾何以觀之哉○【陳氏雅言曰】民生厚即生于大猷可知蓋所謂猷者其本厚之理也違命從好即乃罔不變而可見蓋所以變其從好之实也民之厚雖迂而薄而其厚者亦未嘗不存已之典能敬而有得而其所得者又即其本厚且敬典在德則上之好無不謹矣升于大猷則下之典無不謹矣以康誥觀之殷民之病在于不能敬典故必求敬典之人而道之莫令德孝友之君陳若也成王此言蓋因其素履者勉之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群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爲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呂氏曰。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廟朝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而厥大寶也。世稱漢武帝。拔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孤。爲知人。抑不知所謂大臣者。非可寄安危。屬存亡者。不在此選。如周召。內爲師保。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歿則託孤。所謂受遺蓋其一職也。武帝垂歿。始拔一人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無具甚矣。○陳氏經曰。死生夜旦也。人道之常。始終之衆也。非孝問之深不足以語此。成王自幼。得周召二公。養成其德。緝熙其孝。至於臨死生始終之變。卓然不亂。觀此書。當與曾子易簀。春秋書公薨于路寢。參看。又書載顧命。獨成王有焉。蓋自艱難變故中得之。王當幼冲。遭四国之難。事亦殆矣。經一變長一智。顧命之重。成王亦折肱而知醫歟。又曰。後世之主。以死爲諱。繼成之際。鮮有能正其終始者。唐順宗。嗣子已壯。一旦病不能言。不能召宰相。託孤。使宦寺得擬議所立。非因衛次公等草詔。得入抗議。立廣陵王。事亦危矣。可不監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皇極經世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臨川吳氏曰〕惟四月成王崩年之四月也不懌疾甚也天子之疾曰不懌曰不豫崩曰登遐曰晏駕皆臣子不忍斥言之也

甲子王乃洮頮音枇梅水相去声被冕服憑玉几

王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袞冕憑玉几以發命〔唐孔氏曰〕漢律歷志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此刻歆說也孔以為十六日則不與歆同矣下云弥畱則疾已多日甲子是發命之日耳○〔夏氏曰〕漢志言哉生魄即甲子日恐不然武成言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今此哉生魄上無日辰故甲子不可考其為何日也○〔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衆顧託之言淵與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炯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歷困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能臨死亡而不昏豈一朝一夕之積哉○〔陳氏曰〕加朝服拖紳孔子疾不敢以褻服見君也此即成王不敢以褻服臨臣也○〔臨川吳氏曰〕洮盥手也頮沃面也水以水洮頮之也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故但洮頮也相相礼者被冕服以袞冕服被王身也几所憑以為安玉几以玉飾几也几大朝覲王位設黼扆前設左右玉几

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
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名公領之司徒第二芮
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
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
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
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上声及諸
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
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朱子曰】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
卿齊整如曰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召
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

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爲司寇所以
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家傳保王者無職
事官屬兼下行六卿事漢時太傅亦無官屬○【唐
孔氏曰】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故召
畢毛言領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
毛文王庶子○【林氏曰】后世人君將託後嗣獨引
親信入受遺詔謂之顧命之臣漢唐末國嗣多立
於戚宦或有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爲嗣群臣
拱手莫敢違雖有嫡嗣不能屬於大臣倉卒之際
廢立紛然顧命之書誠萬世之法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平声病日臻既彌留
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

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夏氏曰】恐其既死則不得出誓以言嗣續之事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

集大命於周也

問奠麗陳教則肆麗字拠孔氏音力馳反施也諸家多作附麗之麗謂土著也奠麗謂養之陳教謂教之未知其說如何某竊謂從孔氏說亦自平直奠麗者謂定其所施之號令也陳教則陳其所以教之之道也肆或訓芳或訓習愚意謂從習為長未敢自決朱子曰前篇有以麗訓刑者肆當訓習○【蘇氏曰】奠定民所麗者謂民居也【陳氏雅言曰】宣重光言先王相繼而能明其德也奠麗至不違言能尽教養之政而化服民心也用克至大命言能推教養之效以大受天命也成王意謂昔者文武相繼為君皆有大德故有重光之宣著此圣德之盛無不同也惟德之盛者無不同故其政之善者無或異言夫養民之政則九一世祿此文王奠民之所麗也武王之奠麗亦無異於文王觀其散財發粟則其初蓋可知矣言其教民之道則明德慎罰此文王已陳之教條也武王之陳教亦無異於文王觀其惇信明義則其初又可知矣是以斯民至於服習不

遏者。武王之民。無異於文王之民。由是自夏邦之修治。以至于西土之怙昌。自東徂之托一綏。以至于蛮貊之率俾。教養之效。無遠不及。謂之用克遵彼者信矣。有商之季。而不能盡教養之道。則大命之集。非文武而誰歟。于以見文武以德為善政之本。以善政為化服民心之本。以化服民心為受天命之本。

在後之侗音通**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

敢昏逾

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

敬保元子釗音昭**弘濟于艱難**

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夏氏曰】王業以艱難而成。將責之康王矣。○【臨川吳氏曰】弗。弗能起。弗悟。不蘇醒。明是朕言者。不昧我所命。而遵用之也。宗

社之重基業之大付之一人可謂艱難言當敬保護康王大渡脫艱難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

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群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

垂絶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

○【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問非幾幾字多訓危竊謂幾即事也猶萬幾之幾冒貢于非幾謂冒進于非所當為之事未知是否宋子曰幾者事之微也○【陳氏經曰】成王所得於周召者在敬既以敬而迓天威復以敬授群臣使輔嗣主曰弘濟艱難天下本非逸樂之具乃艱難之器也柔能安勸之要自一身始下文遂及威儀非幾焉此成王平生學問所得處○【陳氏大猷曰】夫人猶言大凡人○【新安陳氏曰】曾子將終示孟敬子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惟在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與成王臨崩告戒之言如出一律其聞聖學之淵源於周公而垂其流泒於洙泗者歟

茲既受命還音旋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綴衣幄帳也群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復齋董氏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三孤卿大夫之位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此受命還謂還就此位也○【王氏曰】綴衣其衣連綴帷幄之屬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幄上承塵曰帟庭路寢之庭○【王氏炎曰】成王初立三叔流言王不無疑則其性非卓然高明也臨沒之際乃能

如此。得非周召師保。輔翼教誨。有以養成其德。意誠心正。雖死生之際。而志氣清明。如是乎。是知三代而下。人主天資未必不及古人。而德不逮者。無古帝王之學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爲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大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也

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夏氏曰。桓毛。必宿衛之臣。○王氏曰。稱子者。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向。

南宮王宮之外門也○范氏曰成王崩太子必在側當是時本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復齋董氏曰成王命周公留復康王命畢公保釐皆作冊此將以父命傳子故亦作冊也陳氏大猷曰成王雖有遺命未有冊書將傳之康王故作冊書紀先王之言以授之因并作受冊法度下文升階即位及受同祭饗等其法度也○臨川吳氏曰丁卯王崩之第三日也命亦大保命也成王有遺命將傳之於康王故作冊以紀其言而授之也既作冊因作受冊之度也凡喪礼厥明而小斂又厥明而大斂尊卑皆同命作冊度者既大斂之後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爲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鄭氏曰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於死爲八日癸酉者殯之明日也○王氏肅曰召公爲方伯居冢宰故又曰伯相○薛氏曰士山虞匠人之屬命士取材木須待以供此喪事之用○呂氏曰自成王崩後訖康王受命前命皆出於召公曰大保命仲桓南宮毛又曰命作冊度又曰伯相命士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臨川吳氏曰癸酉王崩之第九日天子七日而殯自死之明日數此既殯之後也殯畢則送死之事畧具矣故於此時傳顧命於嗣君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士喪礼獻材於殯門外檀弓旬而布材典明器

狄設黼扆綴衣

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去声。周礼掌次掌邦之張事之事者也。黼扆音倚屏風畫爲斧文者。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唐孔氏曰。自設黼扆至陳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命者。蒙上命士之文也。此下皆爲將傳顧命。而陳儀物也。經於四座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座皆設也。先施屏風於前。又施帳幄於上。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文先反下並同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群臣。覲諸侯之座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純緣音院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呂氏曰。牖序。夾。房。階。塾前。指路寢言之。牖間南嚮。就路寢窻牖間南嚮設此座也。間者窻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即當宁之所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呂氏曰。就路寢西廂設座。坐東嚮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呂氏曰〕東序西嚮就路寢東廂設座西嚮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

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夏氏曰〕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夾乃西廂之夾室即下文所謂東房西房以其夾中央之大室西夾南嚮蓋在西廂之夾中南嚮設此座也○說文筍竹胎筍席取筍皮織爲席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音遠掩

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音奔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音鞘朱其刀室因曰赤刀）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音恭）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去声）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都玩反）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陳氏大猷曰】此陳先王世傳之宝也越及也承上文而言玉五重陳宝總言之不復分別焉玉一双曰重古双玉為殼圓玉曰璧銳上曰圭琰有鋒芒琬無鋒芒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夷之美玉○【王氏曰】守社宗器明前王所守後王所受皆在是也

大輅音路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尔雅阼階主階也。○鄭氏曰阼猶酬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夏氏曰階面者據人在堂上面向南方北輅陳之。其輅向南。故謂之面。蓋在階之南面也。先輅在左塾之前。蓋在門內之西。以塾在堂之前。故自內向外言之。雖在西。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左也。次輅在右塾之前。蓋在門內之東。自內向外言之。雖在東。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右也。○顧氏曰先輅在寢門內之

西北面。对玉幣。次輅在寢門內之東北面。对金輅。○呂氏曰。此非独盛弥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幄座靚深。宇鎮燁華。車輅峙列。入其庭。肅然起敬。惧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礼記周人殯于西階之上。

二人雀弁音便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音其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音士。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音葵。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字當作鈗音允。立于側階。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戺。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鋭。當作鈗。說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兌。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陛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七恭反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

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音潮數刻而周廬註宿衛之廬周于宮也陛楯或環以推埋嚚悍之徒有志于復古者當深繹也【孔氏曰】側階北下階上○【唐孔氏曰】垂旒為冕無旒為弁弁冕版皆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垂堂上之遠地也堂廉廉者稜也立在堂下近于堂稜鄭王皆以側階為東下階然立于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為北下階上謂當北階比階則惟堂北下階而已側猶特也執兵宿衛先東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夏氏曰】四人既立于東西廂之前堂二人又立于東西廂堂上之遠地則堂之南宿衛備矣故此一人冕執銳立于堂北之特階○【呂氏曰】凡弁士也皆立堂下冕大夫也皆立堂上○【陳氏經曰】自設黼扆至此典章文物之備豈為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前王平生所坐所宝所乘所衛以起嗣王之追慕而盡誠紹述也一以昭前王委重投艱之意使嗣王肅敬以祗承也一以起群臣諸侯之尊敬想慕前王而繫心于嗣王也一以表人主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而傳授之正如此以絕天下覬覦之萌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牋西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麻冕三十升（每升十八縷）麻為冕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曰賓階也蟻玄色

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于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呂氏曰儀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而踐位自此始稱王○夏氏曰麻冕用極細布即衮冕○蘇氏曰麻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示變也由賓階隋未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復齋董氏曰孔氏以卿士為公卿大夫按左傳鄭武公為平王卿士洪範曰卿士惟月則卿士指朝之執政者而言○唐孔氏曰礼祭服皆玄衣纁裳纁赤色之淺者蟻色玄如蟻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音冒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去声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

冊命御王。故特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蘇氏曰】彤裳亦変也。彤赤色。○【蘇氏曰】介圭。天子所守。瑁以朝諸侯。○【陳氏大猷曰】太保。冢宰總大權。故承鎮圭。宗伯主祭祀朝覲礼。故奉同瑁。書即冊命也。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之以進。○【夏氏曰】圭瑁。先王所執。今將授嗣王。若先王予之。故自阼階而升。太史執書將進之嗣王。故與王接武同升。○【陳氏經曰】上宗即宗伯。或言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其一人奉同。一人奉瑁。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下。音弁。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太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下。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下。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陳氏大猷曰】道。言。揚。稱也。顧命中。成王自言嗣守文武大訓。故此言命汝嗣訓。燮。亦和也。答揚文武光訓。即所謂嗣訓也。竊意冊命中。必述成王命召畢之因。載顧命之語。史畧其前之已見者。而獨載此

口陳ルノ語ヲ也

王再拜興答曰。耇耇トシテ末小子。其能而亂ニ

四方ノ以テ敬シミヲルカ忌天威ノ

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耇耇

然ニ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ヲ以テ敬シミ忌天威ヲ

乎。謙辭退託ス於不能ニ也。顧命有敬迓テ天威ヲ嗣守文

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ス

馬　陳氏大猷曰　其ハ未ダ定ラ之辭

乃受同瑁ノ王三祭三宿三祭三咤

ニサカヅキトヲ注シレタルヲ反ヒマメ三タビ

反　陟駕　上宗曰

饗ウクト

王受瑁ヲ為王受同ヲ以テ祭ルニ宿ヲ進爵ヲ也。祭ハ祭酒ヲ也。咤ハ奠

爵ヲ也。禮成ル於三ニ故ニ三宿ス謂ヲ從テ立ル處ニ三ト進メ

于神ノ座ニ也。三咤。謂ヲ每ニ一ヲ酹ルニ酒ヲ則ハ爵ヲ至ル神ノ所ニ也　三祭　謂ヲ三ヲ

酹ルニ酒ヲ則一ヲ奠ヲ也　葛氏曰受上宗同一

爵ヲ也。禮成ル於三ニ故ニ三宿ス謂ヲ從テ立ル處ニ三ト進メ

于神ノ座ニ也。三咤。謂ヲ每ニ一ヲ酹ルニ酒ヲ則ハ爵ヲ至ル神ノ所ニ也　三祭　謂ヲ三ヲ

酹ルニ酒ヲ則一ヲ奠ヲ也　葛氏曰受上宗同一

瑁ヲ則受太保介圭ヲ可知宗伯曰饗者傳ニ神命ヲ以テ饗ヲ

告ク也　【林氏曰】受ル賜ヲ必受ク之人ニ受同ヲ則以テ祭ル　○【鄭氏曰】釋詁ニ云。肅ハ進也。宿ハ即ス

從テ立處而三ト進テ至ル神所ニ也。三祭ハ三酹ニ酒ヲ于神座ニ也。三咤ハ三進爵ヲ

每ニ一ヲ酹ルニ酒ヲ則一ヲ奠ヲ爵ヲ也。經典無ニ此ノ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咤字。曰饗所謂嘏也。詩箋曰。予福曰嘏。特牲少牢之礼。尸嘏主人。此則上宗嘏王也。○新安陳氏曰咤者兩說。孔氏以為奠爵。諸儒多因之。蘇氏以為至齒不飲。與嗜同義。初疑咤從口。意蘇說為是。及考字書。方知咤與吒同。吒。怒也。礼記無咤食。亦怒也。詫與吒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詫字。傳寫訛耳。孔註音釋下有云。說文作詫。由此觀之。則咤訓奠爵不可易也。若與嗜同義。則此處何為君咤而臣嗜。且與呂氏太保飲福不甘味。王飲福亦廢之說。不合矣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音庚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音貫下同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去声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新安陳氏曰報祭者。亞祼之類。即今之亞献也。王祭告成王言已。已受願命也。太保秉璋以酢授同而拜。告成王言已傳願命也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以酒至齒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

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敬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新安陳氏曰王答拜蔡氏則曰代尸拜王氏則曰因大保拜而對拜夏氏則曰王亦拜成王柩紛上揣度。

要之王答召公拜何疑焉君在庙門則全于君在庙門內則全于子況康王方在庙中柩前受顧命未出庙門臨朝堂而受群臣朝也。冢宰以元老大臣受托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顧命以繼之拜告礼成康王為喪主立柩前其荅拜礼亦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太臣如見先王也。即所以敬先王也。何必如諸說之紛紛哉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新安陳氏曰成王以乙丑崩越九日癸酉後必矣。曷不如後世嗣君常日于柩前即位而涉旬已乎。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尚矣。有召公為冢宰以攝政紀綱故嗣君可以旬日方即位也。○西山真氏曰此篇見周公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為來世法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栗予曰伏生以康王

之語合于顧命今除却序文讀著則文勢自相接連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声去）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上声）首王義嗣德答拜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音潮）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音閃）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廷實或曰黃朱若篚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音現下並同）非一也爲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音至）皆再拜

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謂德云者史氏之辭也
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音起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故未爲後也弔者含去声者遂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則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夏氏曰〕敢執干戈地所有獻之莫如莫之莫

大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音友若克恤西土

冢宰及司徒與群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羑若未詳〔蘇氏曰〕羑羑里也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羑若即下文之厥若也羑厥

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呂氏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仪也。大保及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典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蘇氏曰〕康王生長富貴。告以文王姜里之难。欲其知創業之艱難也。○〔張氏曰〕言克恤西土。以文武基業。本于西土。示不忘本也。○〔臨川吳氏曰〕前之拜。諸侯拜。群臣不拜。此之拜。群臣拜。諸侯不拜也。王荅諸侯拜。而不荅群臣拜。蓋諸侯自外初見。群臣在內日見也。曰者。大保言也。大保為外諸侯之伯。內群臣之長。故率諸侯群臣進戒于王也。姜若未詳。或曰。若。順也。姜里之囚。逆境也。而文王以順處之。因此遂受天命。或曰。文王自出姜里之囚。而天命始順。或曰。姜。善也。天所善天所若。謂眷佑之也。

或曰。姜若。即下文厥若。或字有訛。按四說俱未安。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誕受天命。以其能恤西土之民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音堪）定厥功。用敷遺（去声）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音怪）我高祖寡命。

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音是）。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並去声）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去声）及後

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道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音升嘆哉問太保称成王独言畢協賞罰何也朱子曰只為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差錯若畢協賞罰非至公至明何以能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于農故六

軍皆寓于農張皇六師則是整理民衆底意思○張氏曰今王継新陟王惟敬而已敬則歴年不敬則早墜此召公平生所學昔以告成王今又以告康王然有疑焉新王即位元老大臣當以道德進戒乃先區區以賞罰六師言何也曰周自祖宗以来仁深澤厚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間隙欲逞其禍元老深謀遠慮不得已而及此是説也施于康王之時則可不可泛言之于新王之前也○孔氏曰高德之祖寡有之命○一説高祖猶説命言高后○新安陳氏曰周以仁厚立国盈成之久其流弊易至于弛而弱弊政雖甚於東遷之後幾微已兆于一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預見先憂于未然之前矣正如太公言魯後世浸弱者此也康王之子昭王即有舟膠楚澤之陵夷召公之言豈過也哉○臨川呉氏曰賞當功罰當罪尽合其宜克勝其任安定文武之功用能延及于今後人有此休美今王嗣位其敬之哉張猶張弓之張言無弛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高祖謂文武寡命言周

之受命世所寡有。今王不忘戎備。無或弛怠而隳壞我文武不易得之天命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誥而不及群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林氏曰。報誥者。諸侯戒我。故我以誥報之。報答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音止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音卑之士不二心

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歛去声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掩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

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群臣諸侯之意。〔新安陳氏曰〕王資助于內外。而首述文武得熊羆勇士不二心忠臣之助者。蓋有感于張皇六師之言也。○〔臨川吳氏曰〕丕平富。謂無一人不富也。平者。各得其分願。富者。家給人足也。不務咎。不以咎人之咎為務。慎刑罰也。底至。致于極也。齊信。尽其誠也。文武之心如是。用能顯著于天下。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保乂王家。用能受正命于上帝。君仁于民。臣忠于君。而尽其道。天用順之。而付畀以四方。謂得天下也。○〔陳氏雅言曰〕昔君文武。至昭明于天下。言聖人之仁。極其誠。故其德有以著于民也。則亦有熊羆之士。至保乂王家。言才德之臣為之輔。故其治有益于国也。用端命于上帝。言文武之德。既如此。其賴群臣之助。又如此。所以能受正命于天。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言上天眷于聖人之德。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則亦云者。康王意謂。文武之聖。本無賴于群臣之助力。而當時則亦有群臣。為之輔佐。而況我之今日得不賴爾臣之助乎。其求助群臣諸侯之意可見矣。唐孔氏云。文武既聖。時臣亦賢。以君聖臣賢之故。用能受端正之命于上天。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

乃命建侯樹屏。音丙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

若無遺鞠子羞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林氏曰】諸侯祖父常臣服于周先王今汝當相與願安之願謂願念而不忘則先公在天之靈于是安矣○【呂氏曰】戒之以用奉承憂恤其所當順者而順行之順理則一而時位則殊厥若者諸侯之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當順者矣○【林氏曰】鞠子未離鞠養之嗣子康王自謂○【臨川吳氏曰】文武欲建諸侯樹立蕃屏在我後之人言先王之有臣以保乂王家所以厲群臣也言先王之建侯以蕃屏後人所以厲諸侯也天子稱同姓大国曰伯父小国曰叔父異姓大国曰伯舅小国曰叔舅今独舉同姓大国以包其餘也王室若以汝則奉承而同恤之言以王室之憂為憂也鞠子王自謂諸侯不能尽職豈不貽我之羞乎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群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変禮可乎曰不可禮変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

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音貫下並同）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音咨催）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音現下同）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陳哭踊（音忍）答拜聖人復（扶又反）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

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音催垤）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朱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受虎賁之逆于南門之外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爲礼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礼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未知當

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礼典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礼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韓文外集順宗実録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国之大事當嚴其礼而王侯以国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五代以来此礼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康王釋斬衰而服衮冕于礼為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礼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葉氏曰天子即位之礼後世無傳焉春秋猶有可考君薨世子嗣位于喪次殯而未葬而未踰年者不敢死其君故不敢踐其正位不敢朝廟而主祭封内三年稱子縁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則不得已而嗣位縁始終之義一年不可以両君則猶不敢當君位故必至明年而後朝廟正君位改元春秋始書公即位焉然則成王始殯而康王即内朝以見諸侯礼歟諸侯踰年而朝廟

即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不同事孔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服不可為凶事則凶服不可為吉事亦明矣魯莊未終桓喪王命主王姫嫁説者曰衰麻不可以接弁冕諸侯大夫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産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葬諸侯之大夫歆因見新君叔向辞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礼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古人謹于吉凶之服如此其嚴也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即位猶有三監淮夷殷民之変微周公天下未可知況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継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天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乱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為常礼則不可以為非礼則亦不可傳及後世率不能奪康王之為然後知二書之録于經非孔子不能權之于道以尽萬世之変也

○呂氏曰舜除堯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喪朝廟而訪群臣皆繼代之正礼然成湯方歿伊尹遷偕侯甸群后以訓太甲礼固有時而變也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恤之日過矣○復齋董氏曰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乃在三祀之十有二月是時三年之喪畢去凶即吉礼之常也伊訓所謂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乃大甲居仲王之喪伊尹攝政則祭于湯廟者伊尹也援此為證恐未為安○陳氏傅良曰釋冕反喪服東坡嘗疑之某嘗以問之鄉先生鄉先生曰惜乎東坡疑之而不加察也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于更事者豈不知礼盖其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大子而流言之變起于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哉矣故于康王之立時為非常之礼迎之南門衛之于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比面而朝之以典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盖自秦漢而下授受成于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于一人之予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机送往事君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新安陳氏曰蘇氏之論主于守經葉呂陳氏之論出于達權守經合理之正而不可破達權亦當察事之宜而不可膠召公在當時必有迫于不得已懲創于往事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斉措重大周密徵召會集翕合安徐若臨大敵當大難然諸侯咸在或謂問疾尚留而因受其朝非也觀其言曰庶邦侯甸男衛曰率西方諸侯入左率東方諸侯入右則徵召于既崩之餘翕集于一旬之內可見又觀張皇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記載始末節節備具兩篇之中辭繁不殺前後五十六篇記載無似此之詳者復斉援伊尹事謂祠先王者伊尹拜行固然矣然奉嗣王祗見厥祖即其下一句不知伊尹奉大甲廟見成湯其凶服乎抑吉服乎證之朱子之說當制礼職一條固主蘇氏荅潘子善一條未嘗必主蘇氏但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莫

3103

一若二両十五
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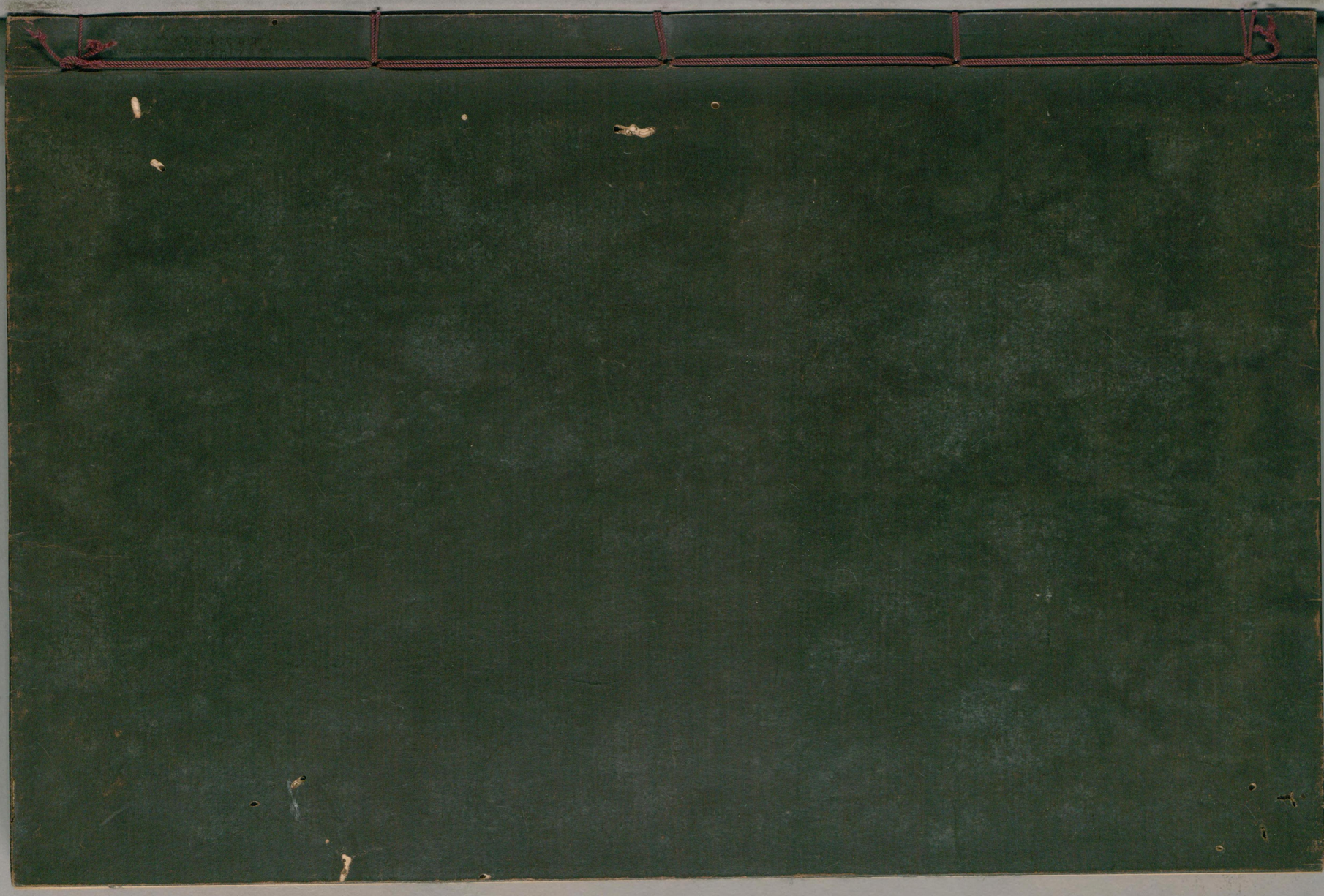
書經大全九卷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853
16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請求記号 853-163

ガラス使用